

· 新见：传承与发展 ·

异常话语现象的脉络辨析*

杜世洪 周方雨歌

【摘 要】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在于治疗。在治疗活动中，语言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使用进行分析与澄清。在日常话语中，异常话语现象是需要重点理解与澄清的典型样例。围绕异常话语的界定标准、类型划分及在不同脉络层次上基于可理解性的连贯构建三个方面，文章运用脉络辨析法，对真实语料中的异常话语现象进行概念界定、分类描写与脉络辨析。研究表明，在形式、语法、逻辑和语义四个维度中，违背和偏离任何一个维度的规则或规范都会导致异常话语现象的产生。异常话语可划分为形式异常、语法异常、逻辑异常和语义异常四种类型，对异常话语的理解与阐释可从语脉、意脉、情脉和理脉四个分析层次展开。对异常话语的理解，在实质上是话语交际双方在凸显的脉络层次上追求共晓性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语言哲学 异常话语 脉络辨析法 共晓性

【作者简介】杜世洪，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方雨歌，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5) 05-0153-2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汉渲染式断言句固化效应的认知语用研究”(20BYY012)、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看不可译现象——以《道德经》三个英译本为例”(CYB21090)的阶段性成果。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明确指出,倘若将理想化的标准当成语言运用的规范,那么这种语言实践就如同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必将举步维艰。由于语言运用如同行走,需要足够的摩擦力方能正常行进,故而语言使用应该回到粗糙的地面。^① 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论断旨在阐明,语言使用并不总是符合形而上学整齐划一的标准,在日常语言使用中往往存在“肿块”(bumps),^② 即在语言使用中存在种种貌似怪异的现象。哲学分析不仅要揭示无意义言说的实质,而且要深入理解在语言实践中的这些“肿块”。哲学家的使命正是要将形而上学式的语言运用引回日常使用中。

对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特殊现象的分析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语言哲学领域的前沿著作《不好的语言》(*Bad Language*)的作者关注到日常语言中的非常规现象,他们在书中明确指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些语言现象只有在放弃标准的理想化假设时,才会成为焦点。”^③ 若将人类的语言实践比作一座冰山,那么非常规的语言现象就恰似潜藏于海平面之下的那部分,鲜少受到关注。

在语言哲学领域,研究者被视为语言分析师、概念分析师、哲学治疗师及概念工程师,^④ 在他们看来,那些偏离常规的话语表达如同错版邮票一样珍贵。这些非常规表达不仅真实鲜活地出现在日常语言实践中,而且因其独特性、真实性和稀有性而具有学术价值。这些异于正常话语的表达虽不符合常理,但恰恰“更能激活人类的创造本性”。^⑤ 因此,这些潜藏于海平面之下的异常话语现象极具研究价值,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异常话语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异常性并不意味着使用频率的低下。某些异常话语之所以难以被理解,可能源于我们尚未发现正常话语与异常话语之间潜在的关联性。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概念,“综观”(surveyable representation)^⑥ 明

① 参见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pp. 51-53。

② 参见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p. 54。

③ Herman Cappelen and Josh Dever, *Bad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

④ 参见杜世洪、田玮:《语言哲学的语言植物研究法和概念工程及其关联性》,《外语研究》2022年第6期,第11页。

⑤ 张广森:《伦理本体与人的本性》,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⑥ P. M. S. Hacker, *Insight and Illusion: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London: Anthem Press, 2021, p. 114。

确要求我们“看到各种联系”。^① 具体而言,“综观”是对某一领域问题的全面理解,即在厘清各种联系基础上的理解。那么,如何做到维特根斯坦强调的“看到各种联系”?这个问题需要依托语言哲学中的概念分析方法来解决。

概念分析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方法,包括诊断式、建构式等多种分析方法。^② 要做到“综观”,诊断式分析和建构式分析是必由之路。诊断式分析致力于从概念层面揭示特定陈述或概念背后潜藏的关联性。建构式分析则着眼于在概念间显性联系缺失时,系统重构其内在关联。鉴于这些联系客观存在,我们既要精准诊断显性的联系,也要科学建构隐性的联系。异常话语现象是与正常话语进行比较后发现的语言使用现象,其定义、范畴与类别划分,即异常话语与正常话语的差异性与关联性,必须通过严谨的概念分析予以明确阐释。

一、异常话语的现象及类别

何为异常?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释义,异常指“不同于寻常”。^③ 在拉丁语中,“anomaly”一词指“不符合规范;偏离司空见惯的事物、难以解释的或没有先例的事物”,以及“对一般规则、类型、规定或形式的偏离”。^④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异常话语界定为违反语言规则或规范的语言使用现象。

(一) 异常话语的现象

在尚未廓清异常话语这一概念的范畴和特征之前,需要通过一种兼具想象性、假设性与论辩性的概念分析活动——思想实验,^⑤ 帮助我们揭开迷雾、

① 参见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pp. 54-55.

② 参见杜世洪编著:《语言哲学100核心概念与关键术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3~7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52页。

④ Tashi Alexander Javed, *The Human Anomaly*, New York: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4, pp. 1, 8.

⑤ 参见杜世洪、周方雨歌:《语言哲学思想实验的基本特点与常见方法》,《外语研究》2023年第5期,第1页。

探明本质。

设想如下一段对话（例1）。

甲：“嗒嗒嗒，哒哒哒……”

乙：“嗒嗒嗒，哒哒哒……”

若甲和乙均为具备正常语言能力的成年人（情况A），其对话可能因声调或节奏的微妙差异而蕴含独特的语义内涵。这种交流犹如地下工作者对接暗号，往往形成只有双方才能理解的私密话语体系。若甲为成年人，乙为处于语言习得初期的婴幼儿（情况B），对话发生的情景可能是成人引导婴幼儿模仿拟声词，或双方共同吟唱简单童谣的语言启蒙场景。若甲和乙皆为尚未掌握语言能力的婴幼儿（情况C），其发声互动是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呢？从成人的视角看，此类交流确属异常。然而，若以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为评判标准，异常话语是否等同于不可解读？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以上例1呈现的是无语义内涵的异常话语。下面再看一组具有实际语义内涵的句子（例2），语句a和b为作者自创，语句c为海子诗歌中的句子。

a. 我的爱人躺在我身边。

b. 我的猎狗躺在我身边。

c. 我的名字躺在我身边。^①

在例2中，语句a和b属于常规表达，语义清晰且易于被理解，但语句c则不然，“我的名字”如何能够“躺在我身边”呢？这一表述存在明显的语义异常，作为抽象概念的“名字”无法完成“躺”这个动作。此类异常表达现象在影视文学中也时有出现（例3）。

别处财主要我死，这里财主要我活。

平常看见锅煮饭咧，今天看见饭煮锅。

以上例3节选自电影《刘三姐》中的唱词，从生活常识角度看，锅可以用来煮饭，而“饭煮锅”则明显违背了常规的逻辑。这种表述并非我们习惯的正常话语，在逻辑^②上是错误的。

除了文学创作领域，在新闻报道中同样存在值得关注的异常话语现象。2019年5月，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多次将涉及华为公司的快递包裹转运至美国境内。事后，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承认

^① 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② 本文指日常意义上的逻辑，而非形式逻辑。

操作失误，并称该行为是“误操作”。针对这一事件，有报道创造性地使用“精准失误”（例4）进行概括：

从矢口否认到承认“失误”再到“全力配合调查”，短短数日间，联邦快递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背后原因十分蹊跷。而其所谓失误的说法也实难服众，因为这起失误实际上是一起“精准失误”。^①

在“精准失误”这个短语中，“失误”指投递行为出现了错误，而“精准”作为修饰语，意在强调这个错误不是随意、马虎等原因导致的，而是在一个本应规范、准确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修饰使“失误”的内涵更加复杂，促使我们深入探究错误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异常话语现象。这些新颖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不仅拓展了语言使用的边界，而且促使我们对语言表达与语义理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仅仅停留在对语言现象的简单罗列层面远远不够，若要贯通“明类”“知故”“晓理”这三个做学问的层次，就应当从“明类”开始。^②换言之，对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要从分类描写开始。

（二）异常话语的类别

分类描写是描写研究的基础，从性质上可分为闭合性分类与开放性分类两类。闭合性分类具有穷尽性特征，一旦分类完成后，就无法再增添新的成员类别。开放性分类是一种按照群体对象中的典型成员进行的聚焦式分类，这种分类具有典型性特征。^③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选取异常话语现象中的一些典型样例，尝试对之进行初步分类。

对异常话语的分类研究，国内外学者均有关注。刘澍心指出异常话语现象涉及三种情况，即“话语表面上与常理相悖，或者句法上不合规则，或者语义上不合事理”。^④Márta Abrusán将异常话语分为句法异常、经验异常、理论异常和语义异常四类。^⑤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形式使用的常规性与非常规性、

① 朱贝特：《华为包裹遭“精准误投”美国联邦快递被立案调查》，《中国物流与采购》2019年第12期，第26页。

② 参见杜世洪：《语言研究的范例与范式》，《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3期，第27页。

③ 参见杜世洪：《语言研究的描写与解释》，《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第29页。

④ 刘澍心：《语境构建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0页。

⑤ 参见Márta Abrusán, Semantic Anomaly, Pragmatic Infelicity, and Ungrammaticality,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Vol. 5(1), 2019, p. 330.

句法结构的正确性与非正确性、逻辑关系的符合性与违背性以及语义内容的符合性与违反性四个维度，将异常话语划分为形式异常、语法异常、逻辑异常和语义异常四类。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异常话语的分类属于开放性的，随着语言现象的不断发展演变，未来完全可能在该分类框架下增添新的成员类别。

1. 形式异常

形式异常指口语和书写语偏离吐字归音和书写形式规范的语言现象。口语中的形式异常多见于网络流行语，主要表现为同音或方言近音替代（如“围脖”替代“微博”、“有木有”替代“有没有”）以及合音替换（如“酱紫”替代“这样子”、“表”替代“不要”）。^① 书写语的形式异常以具象诗为代表，如诗人周振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例5）。

一
尊
巨
大
的
磨
刀
石
砥砺着
民族的意志^②

诗人将文字排列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形态，整体由碑体和碑座两部分构成。碑体部分由竖行排列的八个字构成，碑座部分由两行文字构成。值得注意的是，碑体坐落于碑座的中垂线上。这种创作方式表明，在语言实现方式上的异常之外，在语言系统内也可能发生异常。

2. 语法异常

语法异常不同于语法错误。出现语法错误的句子因违反了明确的语法规则而难以被理解，其句子结构在既定的语言系统中无法被认可。然而，当作者有意突破语法规则，并且这些突破常规的表达经过时间检验，被不同时代

① 参见张婷：《汉语网络流行语词汇变异现象的社会语用分析》，《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8页。

② 朱先树编：《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的读者理解并接受时，便可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异常话语现象。下面的例子（例6）正是此类语法异常表达的典型样例：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①

例6是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传世名句。她致力于语言文字的创新，通过突破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强化语言的表意功能，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6虽明显违背了常规语法规则——一个单句中包含三个“is”，却成了流传甚广的经典名句。这一现象表明，即便是存在语法异常的表述，也仍然具备被理解与接受的可能性。除了形式异常和语法异常，话语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样是影响话语理解的重要因素。

3. 逻辑异常

逻辑异常指话语内部逻辑关系的断裂或错位，这种异常话语现象既可能违背事物或事理的内部联系（如因果关系、层次关系、主次关系等），也可能与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相悖。前文提到的“饭煮锅”即属此类逻辑异常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矛盾修辞作为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同样属于日常语言中的逻辑异常。下面的例子（例7）正是此类逻辑异常表达的典型样例：

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你的内心刚巧和你的形状相反，一个万恶的圣人，一个庄严的奸徒！②

例7节选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了朱丽叶在得知罗密欧杀害其表亲后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状态。在普罗大众的观念中，“暴君”是面目狰狞的，“天使”是纯洁可爱的，“魔鬼”是凶神恶煞的，“圣人”是至善至美的，“奸徒”是狡诈邪恶的。然而，上引台词中“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万恶的圣人”“庄严的奸徒”等看似矛盾的表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障碍，但是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情感冲突与精神煎熬。这种逻辑异常的话语在修辞中有专门的修辞格，即矛盾修辞。事实上，矛盾修辞本身就是被接受的异常话语现象。此外，还存在形式规范、语法正确、逻辑准确但语义异常的话语现象。

① Gertrude Stein, *Complete Works of Gertrude Stein*, Hastings: Delphi Classics, 2017, p. 2930.

②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1册，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4. 语义异常

语义异常指语义组合失败,但可以通过意义转换修复的话语现象。Márta Abrusán 重点讨论了语义异常,并从形成原因、可修复性两方面将之与不合语法现象进行了对比。第一,从成因机制看,语义异常通常源于谓词与主词的不恰当组合导致的语义组合失败,而不合语法现象既可能是未能满足语义条件所致,也可能源于语义组合的普遍失败。第二,从可修复性看,语义异常可以通过意义转换修复,而不合语法的问题难以通过类似的方式修复。^①

以“精准失误”这一表达为例,其异常的原因是“精准”与“失误”的语义组合失效。这一搭配突破了大众对正常语义组合的预期,促使我们去思考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组合背后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境或深层含义。诉诸常识,通常会用“粗心”“随意”等词来修饰“失误”,而对“精准”的运用不仅打破了常规的语法搭配规则,而且体现了语言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从语感角度看,“精准失误”这个搭配确实存在明显异常。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释义,“精准”指“非常准确;精确”,^②而“失误”被定义为“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造成差错”,^③“精确”则指“非常准确;非常正确”。^④“精确的分析”既可能指分析过程逻辑缜密、环环相扣,也可能指得出的结论精准到位、令人信服;“精确的计算”意味着计算步骤和结果均准确无误;“论点精确”就是论证结构安排合理,论据精妙得当。《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这些关于“精确”的举例释义都显示,其描述的主体进行的活动是有计划的、非随机的并且是有预先安排或既定流程的。更重要的是,“精确”一词本身就蕴含对预期目标的明确追求。反观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选择“误操作”“误投”等表述,表明了该公司的行为是疏忽造成的,旨在强调该行为完全由非故意因素导致。

结合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公司的一系列制裁举措,报道撰写者使用“精

① 参见 Márta Abrusán, Semantic Anomaly, Pragmatic Infelicity, and Ungrammaticality,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Vol. 5(1), 2019, pp. 329–351。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90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7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89页。

“精准”这种表述，反映了其对“失误”说法的怀疑与否定。如前文所述，“精准”指“非常准确”，而“准确”意味着“行动的结果完全符合实际或预期”。^①也就是说，报道撰写者通过这种表述，暗示涉事主体的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甚至有蓄意为之的意味。在“精准失误”这一特殊表述中，“精准”一词对“失误”构成了语义上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含义是通过“精准”与“失误”的组合浮现出来的，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词语都无法产生这种效果。“精准失误”属于典型的语义异常现象，“精准”在此语境中浮现了“否定”“别有用心”等非字面意义，这些浮现意义与“精准”的本义构成明显背离，从而产生了语义上的异常。

再举一例，《人民日报》1996年3月16日刊载的李剑的散文《栽种春天》的开篇部分这样写道（例8）：

踏着融融的春意，沐浴着温暖和煦的阳光，三月正是播种的时候，我们在栽种春天，我们也在播种希望。^②

“栽种春天”和“播种希望”这两个短语的语法结构均为“动词+名词”，从语法层面看虽无异常，但“春天”和“希望”均为抽象名词，在常规语义上并不具备被“栽种”或“播种”的可能性。作者刻意使用这种语义异常的表述，表现了人类最初的一种认知体验：在生机勃勃的春天，万物生长，充满希望。

至此，异常话语现象在类别划分上已呈现较为清晰的整体轮廓。具体而言，异常话语可以从形式、语法、逻辑和语义四个维度表现出不同于正常话语现象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将异常话语界定为对语言使用规范或规则的偏离现象。这种偏离体现在形式、语法、逻辑和语义四个维度上，对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规则或规范的偏离都将导致异常话语现象的产生。

鉴于该领域尚处于研究初期阶段，相较追求一种精确定义，构建有效的理解路径也许更加重要。接下来，本文将着重从理解进路的维度推进异常话语概念的研究。从概念分析的视角看，异常话语的定义及类别仅仅是对显性联系的呈现，而对那些隐性的联系，特别是关于异常话语的深层理解，则需借助其他理论来建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28页。

② 李剑：《栽种春天》，《人民日报》1996年3月16日。

异常话语之所以会导致理解障碍,其根源在于发话者和受话者在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偏差,并造成话语连贯性的中断,从而引发多层次的理解错位。同一话语片段自发话者输出后,在受话者认知层面可能激发截然不同的概念体系或认知框架。这种“连贯与理解”在层次上的差异性表现为话语脉络的多样性。^①因此,要准确理解异常话语,就必须厘清话语的内在脉络,明确连贯的形成原委,进而重建话语之间的连贯性。

二、连贯因子说和脉络辨析法

异常话语因其对常规语言表达习惯的突破性而备受关注,在激发人们思考的同时,异常话语也对传统的语言和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是语言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创造性可能是人的理性、意识与语言在话语累积过程中交织的结果。^②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话语累积程度的差异是异常话语理解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 话语累积与连贯因子说

话语累积体现了语言共同体看待世界的态度与方式,话语累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处于不同累积过程和阶段的人有不同的话语片段;第二,具有不同话语源泉的人有不同的话语累积;第三,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话语累积亦有差别;第四,话语累积因个人对语言资源进行创造性运用的方式不同而不同。同样的话语累积和思维是同一话语成功互动的基础。只有话语双方能够有效进入彼此的话语累积体系与思维框架,才能实现话语互动的连贯构建。如何将话语累积运用于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过程?答案是建立可量化的评估参数,准确考察话语双方的话语累积量。

我们的理论基础是连贯因子说,即“话语双方连贯的形成基于两两相接,而两两相接应该有基本的黏合点,这黏合点的最小形态就是连贯的基本单位,我们把这个基本单位称为‘连贯因子’。连贯因子可能对应为话语片段、观

① 参见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② 参见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念、物体或感知内容与想象内容。”^① 此外,“连贯因子虽然属于一个假设,但是在话语互动的两两相接中它确实有其指示的现象,这种假设实际上出于我们对日常话语的观察与反思。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还认为每个具备话语能力的人都具有各自的‘连贯因子库’。连贯因子库存在于大脑中,它随个人的话语累积、经验和知识的增加而增加”。^②

个人话语累积不同,形成的连贯因子库必然有差异。例如,一个生物学家对稗子的理解与描述,肯定不同于诗人余秀华对“提心吊胆的稗子”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强调连贯因子库的差异时,基本立足点是话语双方有能够保证话语交流的一定数量的共同连贯因子,话语双方的连贯因子库的共核部分是决定话语能否进行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共核,就无法交流。

同一话语片段可能在受话者认知层面激发不同的话语概念,从而构建不同的话语连贯,即出现不同连贯因子之间的两两相接。这种不同连贯因子的差异性组合反映了话语理解的个体差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连贯因子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分布特征?更准确地说,连贯因子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对话语内容的连通?

(二) 四条话语脉络

根据话语的立言、说事、表情和讲理四个维度,我们可以把话语脉络分为语脉、意脉、情脉和理脉。对应地,在四条脉络上构建的话语连贯分别是语脉连贯、意脉连贯、情脉连贯和理脉连贯。

1. 语脉与语脉连贯

语脉连贯的基本单位是语脉因子。语脉连贯的构建以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为主,具体表现为对话双方就某个话语片断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语言形式上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语脉连贯的构建与语言学中的衔接概念不同。语脉连贯不仅包含衔接的各种手段,而且包含一切旨在以话语片段为两两相接点的语言手段。语脉因子是语脉连贯的基本单位,语脉因子两两连接形成语脉连贯。语脉因子的两两相接,主要指发话者给出的话语片段被受话者以语脉因子的形式对应而形成的连接。衡量语脉因子之间的连接状态主要有四种方式,即“第一,语言学上的词义联系,如近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和上

^①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②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下位关系等；第二，音韵关系；第三，形变关系；第四，心理图式关系”。^①

语脉的外延之所以大于衔接，是因为它不仅包含在场的、同时性的话语片段，而且包含不在场的、间接同时性的话语片段或连贯因子。具体而言，衔接手段局限于既定话语给定的或可复原的成分，而语脉因子则有更丰富的内涵：既包含可确定或可复原的成分，也涉及通过感知或想象构建的元素。语脉连贯在话语互动中比较普遍，如中国古代的对联式或对仗式话语。其中，可确定或可复原的成分是话语双方能达成一致的部分，而感知或想象的部分则可能超出某一方的预期，即使如此，亦能在出现后被理解。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语脉因子的完整内涵。之所以采用语脉这一术语，是因为该概念涵盖的连贯因子与发话者的某个话语片段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语言形式上的联系。

2. 意脉与意脉连贯

意脉与语脉有明显的区别，“语脉相当于衔接用语加话语片段的符号属性；意脉是话语片段的符号属性之外的内容”。^②例如，唐诗中的颜色词“红”可以激发多个连贯因子，从而形成意脉连贯。以“红楼”一词为例，其表层含义是红色建筑，深层则蕴含“华美的建筑”之意——在古代社会，朱漆作为珍贵建材，仅供显贵阶层使用。更进一步，“红颜”“红袖”“红粉”等词均可指代女性，从而使“红楼”又衍生出“闺阁绣楼”的隐喻义，并由此拓展至“声色场所”的引申义。由此可见，一个符号既有可能对应多个概念，也有可能激发多个连贯因子。解释活动在意脉连贯中具有关键作用。鉴于个体连贯因子库的差异性，意脉连贯是既具有共核基础，又具有个体独特性的概念体系。

3. 情脉与情脉连贯

本文把情脉的“情”限定为情感和情绪。情脉指情感和情绪的连贯。^③在情脉凸显的话语互动过程中，情绪宣泄有时具备一定的隐藏性特征，即当对话双方中仅有一方的情脉因子被激活，而另一方尚未察觉时，表层的话语交流虽以意义传递和观念交换为主要形式，但暗含潜在的情绪流动。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情感与情绪状态不仅会对话语主体的表达选择与指向性产生

①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②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③ 参见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208页。

显著影响,而且会影响话语客体(信息接收者)的接受程度与阐释取向。

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就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而言,情感因素发挥着关键的“黏合”作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①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情感在促使受话者参与话语互动、接受话语内容方面的核心作用。

根据保罗·撒加德(Paul Thagard)的研究,情脉连贯有两个衡量尺度,即可接受性和情感价值。^②据此,可将情脉因子分为两大类:“可接受的情脉因子和受排斥的情脉因子;或者说正面的情脉因子和负面的情脉因子。”^③话语片段可能充当相应的情脉因子,如岳飞总会激发正面的情感效应,而秦桧容易激发负面的情感效应。

4. 理脉与理脉连贯

在正常的交际过程中,当对话双方均具备理性思维且话语受到理性控制时,其基于语脉、情脉或意脉构建的话语连贯必然具备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下,话语的内在逻辑脉络体现为理脉。符合“理性”和“合理性”的话语片段对应的连贯因子就是理脉因子,由理脉因子构成的连贯就是理脉连贯。

有理脉作为保证的话语就是互明共晓的话语。理脉因子的衡量手段包括四种:合乎道理、合乎事理、合乎义理以及合乎情理。具体而言,合乎道理就是合乎自然规律、自然法则;合乎事理就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合乎义理则是合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合乎情理指合乎人情规则。^④

综上所述,本文系统阐述了连贯因子说和连贯因子库,并详细介绍了四种基本脉络类型及其关联的连贯因子。这些连贯因子在话语互动过程中,通过纯脉连贯和杂脉连贯两种基本模式力求实现脉络层面的连贯。

(三) 纯脉连贯和杂脉连贯

无脉络混合的连贯是纯脉连贯,而有脉络混合的连贯是杂脉连贯。具有

① 孙安邦、孙蓓解评:《白居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289页。

② 参见 Paul Thagard, *Coherence in Thought and 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p. 170。

③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④ 参见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纯脉连贯的话语互动指双方在同种连贯因子上达成的脉络连贯。图 1 中四条横向箭头一一对应的连线便是纯脉连贯，包括纯语脉连贯、纯意脉连贯、纯情脉连贯和纯理脉连贯。杂脉连贯体现为说话者的一种脉络对应受访者的另外三种脉络中的一种或多种，即图中非横向箭头所示的其他方向箭头连线。一个话语互动事件既可能只有一条脉络凸显，也可能有多条脉络凸显或共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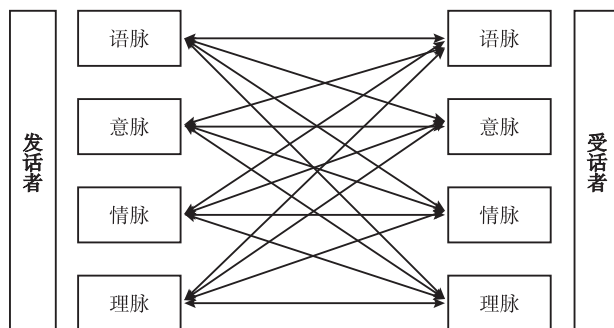


图 1 话语双方连贯脉络总结构

资料来源：杜世洪：《连贯与理解：他心语境和语义连贯的语言哲学研究》，九州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32 页。

对脉络混杂话语的理解，有多种可能性。杂脉连贯的构建，关键在于话语双方各自因子之间的交错影响。以语脉连贯为例，除了纯语脉连贯，发话者说出的话语的语脉还可能与受话者的意脉、情脉、理脉之中的一个或多个发生连贯，形成杂脉连贯。当发话者与受话者在对话中实现了所有纯脉和杂脉的连贯时，也就进入了对话中最理想的完全理解状态。

交际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关键在于连贯脉络的构建。话语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双方皆有辨别话语脉络结构的能力与实践。话语理解就是顺着话语的连贯脉络进行分析和解读。^① 对话语互动中不同脉络连贯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就是脉络辨析法。根据脉络辨析法，本文提出“因子—脉络—连贯三步走”分析思路，过程如表 1 所示。

^① 参见杜世洪：《连贯与理解：他心语境和语义连贯的语言哲学研究》，九州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12 页。

表 1 “因子—脉络—连贯三步走”分析思路

1. 辨别凸显的 连贯因子	语脉因子				意脉因子	情脉因子		理脉因子			
	词 义 联 系	音 韵 关 系	形 变 关 系	心理 图式 关系	话语片段符 号属性之外 的内容	正面 情绪 因子	负面 情绪 因子	合乎 道理	合乎 义理	合乎 事理	合乎 情理
2. 确定脉络连贯 的类型	纯脉连贯										
	杂脉连贯										
3. 构建脉络连贯	纯脉连贯			语脉—语脉；意脉—意脉；情脉—情脉；理脉—理脉							
	杂脉连贯			语脉—意脉；语脉—情脉；语脉—理脉 意脉—语脉；意脉—情脉；意脉—理脉 情脉—语脉；情脉—意脉；情脉—理脉 理脉—语脉；理脉—意脉；理脉—情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1 中的第一列是运用脉络辨析法进行话语理解的三个步骤，其余部分是在每一步分析时需要注意的分类情况。在第一步辨别凸显的连贯因子时，要分别考虑四种因子的情况。在第二步确定脉络连贯的类型时有纯脉和杂脉可供选择。根据第二步选出的脉络连贯类型，第三步的任务是构建脉络连贯，在构建时要注意尽量涵盖每一条产生连贯的脉络。表 1 中列出的纯脉连贯和杂脉连贯的 16 种情况，是理想状态下的全部情况。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脉络连贯有不同的情况。下文将根据“因子—脉络—连贯三步走”思路分析前面提到的各类异常话语现象。

三、异常话语的理解进路

本文第一部分基于异常话语现象展开了分类描写研究，界定了当前存在的四种异常话语类型——形式异常、语法异常、逻辑异常与语义异常。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层级性划分，同一异常话语可能兼具多种异常特征。上述分类标准主要依据异常特征的识别难易程度而确立。

异常话语之所以能够存在于日常交际活动，关键在于其具备潜在的连贯特质，形成了正常的脉络连贯。话语理解并非发话者的单向行为，而是发话者与受话者双方达成共晓性（common intelligibility）的互动过程。下文将根据脉络辨析法深入探讨对这四类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路径。

(一)对形式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

在例1中,当甲和乙均为具备正常交际能力的成年人(情况A)时,他们之间的“哒哒哒”是互相理解的,或心领神会的,这种默契建立在双方共享的认知框架之上。地下党同志之间的暗号对接正是这种纯意脉连贯的典型例子,其信息传递具有排他性,其他人无法推测出具体含义,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只能有一种解读。在情况B中,成年人哼唱歌谣逗婴幼儿开心的行为体现了情脉的有效连贯。当话语双方是尚未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婴幼儿(情况C)时,虽然其交流缺乏明确的语义内容,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也已完成基本的情脉连贯——这种原始的情感交流可能涉及“膳食满意度”或“亲子依恋”等基本情绪体验的传递。

在例5中,诗人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比作砥砺民族意志的磨刀石,整首诗的文字排版通过比拟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形态凸显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形成了情脉上的连贯。通过对形式异常的话语进行连贯因子类型识别,比较容易建立相应的脉络连贯。

(二)对语法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

相较形式异常,理解语法异常的话语现象需要从修复语法问题入手。就例2语句c“我的名字躺在我身边”为例,该句在语义逻辑上存在断裂,在理脉上无法连贯,核心问题在于“名字”这一抽象符号被赋予了“躺”这一具体动作。在通常情况下,名字仅作为个人标识的抽象概念存在,但“我的名字躺在我身边”的表述将之具象化为具有物理实体的存在,仿佛它是一个可以占据物理空间、能够像人一样“躺”下的具体事物。这种非常规的语法组合通过将抽象概念实体化,构建出独特的视觉意象和空间联想,在理脉上形成了连贯。

从情脉看,这句话可能隐喻着个体与其自身身份标识之间的极度亲密状态,即作者对自我身份的高度认同和依赖。“我的名字”是最忠实的伴侣,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即使在睡眠这种非常私密的状态下也不离不弃。值得注意的是,句中虽然没有出现“床”这个词,但“躺”这一动作经常发生在床上,作者将自我与名字并置于这一场景进行描述,或许意在暗示身份标识与主体在物理维度上的交融。例如,个体可能在自己的床头镌刻自己的姓名,或将带有姓名的私人物品陈设于卧榻之侧,这种具象化的空间安排会产

生姓名与主体共享休憩空间的独特体验。

当个体面临外界环境的变化与压力时，自己的名字始终如影随形。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名字”给予“我”的这种无条件精神慰藉折射出作者在心理层面对归属感与安全感的追寻。在孤独情境下，人往往会进行与自我的对话，而名字恰恰构成了这种对话的核心要素。以长期旅居异乡者为例，当他住在陌生的旅店房间内，周围没有熟人时，与自己的名字相伴入眠这一行为既映射出其内心深处的孤寂，也展现了其通过强化自我认同来纾解孤独的心理机制。由此观之，该表述在情感脉络上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可能性。结合诗歌题目《失恋之夜》的语境，“我的名字躺在我身边”这一意象显然发生在典型的孤独场景中，生动传达了失恋后特有的孤寂心境。此时的姓名已超越单纯的称谓功能，升华为自我存在的具象化表征。“躺在我身边”这一表述，更使这种自我认知获得了直观而具象的艺术呈现。

语法异常易和语法错误混淆。冯广艺在《变异修辞学》中指出：“变异是对常规的超越，如果这种超越不是建立在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基础之上，而是随意滥变的话，那么这种变异就失去了意义，就只能看作是不规范，是错误。”^① 根据以上界定，语法异常并非语法错误，其重点在于优化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可见例6“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虽然该句在理脉上难以构建连贯，但在意脉和情脉上具有连贯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话语双方可能存在语脉因子的不对等，甚至存在语脉因子的空缺，但话语双方确具有同等的情脉因子。语脉因子无法完成的理解，可以通过其他因子的贯通弥补”。^② 格特鲁德·斯泰因这句话的语法结构类似于叠句，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而且赋予“玫瑰”这一意象极强的表现力。该表述强调了“玫瑰”本身的固有属性，无论外界如何看待它，“玫瑰”始终保持内在的本真。这种表达方式也可被解读为对事物纯粹性的肯定，作者通过这句话激活了读者认知体系中关于“玫瑰”固有特质的记忆，诸如不被外界的定义、修饰或者附加的价值左右等，正是这种本质属性确保了意脉的连贯。同时，诗句中蕴含的赞美之情也表明作者对“玫瑰”这一意象具有正面情绪的情脉因子，这种情脉因子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同样实现了有效连贯。

① 冯广艺：《变异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语法异常的话语通过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颠覆了读者对句子结构和语法规则的认知,促使其思考语言的灵活性和表达的多样性。

(三)对逻辑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

形式异常和语法异常由于其形态上的特殊性,故而比较容易被识别,而逻辑异常话语则须结合上下文方能准确理解。比如,例3提到的“饭煮锅”这一表述,在规范的汉语表达中,我们通常采用“锅煮饭”这一语序结构,其中“锅”是工具,“煮”是动作,“饭”是对象。在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认知中,炊具和食物之间有固定的动作关联。人们对“锅”作为烹饪器具与“饭”作为食材的支配关系已有稳定的认知模式。“饭煮锅”这一非常规表达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认知。“饭煮锅”不仅不符合汉语常规的主谓宾结构顺序,而且与客观事理相悖——“饭”作为烹饪对象,不具备施事能力。这种表达与“石头开花”等非常规表述类似,均突破了日常认知与自然规律的界限,在理脉层面无法连贯。

然而,在特定文学创作或隐喻语境下,此类非常规表达可能产生特殊的含义。通过分析前后唱词可知,刘三姐运用“饭煮锅”这一反常识表述,借助生活经验中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艺术化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凸显了负面情绪的情脉因子,在情脉上实现了连贯。

在例7中,莎士比亚通过“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万恶的圣人”“庄严的奸徒”等充满逻辑异常的话语,展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虽然这些表述在语脉上和理脉上无法形成连贯,但是“美丽的”“天使般的”“圣人”“庄严的”等正面表述可视为朱丽叶对爱人罗密欧的正面情感投射,属于正面情绪的情脉因子;而“暴君”“魔鬼”“万恶的”“奸徒”等负面表述体现了朱丽叶对仇人罗密欧的消极情感,属于负面情绪的情脉因子。这两组截然对立的情脉因子相互叠加,精准地刻画了朱丽叶对罗密欧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这种矛盾情感通过逻辑异常的语言形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异常话语往往会给听话人带来理解障碍,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连贯因子库存在差异,“尤其是没有对应着同类事物、同类概念的语词的同样量”。^①通过对形式、语法、逻辑三种异常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证明脉络辨析法能够

^① 杜世洪:《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有效界定有限数量的连贯因子，构建相应的脉络连贯，从而恢复理解的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纯脉连贯足以实现语义理解，但对语义异常这类复杂现象，有时需要借助杂脉连贯才能做出合理解释。

(四)对语义异常话语现象的理解

语义异常的话语可以用杂脉连贯的思路来理解。参考前文提到的例4，结合“因子—脉络—连贯三步走”的分析思路，首先须辨别其凸显的连贯因子。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官方表述为“误操作”，而报道撰写者在概括事件时沿用“失误”表述，成功激活了语脉因子“失误”，实现了语脉上的连贯。其次，事件发生的背景为意脉连贯提供了必要的语境资源支撑。最后，相较常规的“失误”表述，此处更强调事件的特殊性，即多次针对同一公司出现所谓的“失误”。报道撰写者在了解事情原委后，推测多次的投递错误不是单纯的操作疏漏，而是在本应具备严格管控机制的系统中发生的“蓄意行为”，“精准失误”这一非常规搭配由此浮现否定性语义内涵，负面情绪的情脉因子得以显现，从而达成情脉层面的连贯。

例8“我们在栽种春天，我们也在播种希望”的解析则呈现不同维度的脉络连贯：当“春天”意象出现时，会激活受众对“一年之计在于春”等传统谚语的认知，进而唤起“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等关联语境资源，从而形成意脉上的连贯。从农耕文明视角看，春种秋收既体现自然规律循环，也反映人类对自然的依存，“栽种”与“播种”的动作包含对丰收的期待。这一正面情绪因子也就与“春天”和“希望”这两个正面情绪因子连贯起来。此外，“春天”和“希望”均象征新的开端，而“栽种”和“播种”作为农耕活动的初始环节，完全符合农业生产的事理逻辑，由此实现了理脉层面的连贯。

杂脉连贯是多种脉络交织形成的脉络连贯，这一特征在诗歌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诗歌创作与解读过程中的互动理解往往导致复杂的脉络交织现象的出现，语义异常的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其根本原因在于话语片段在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认知系统中激活的语义因子存在差异。下文以诗人侯马的《匈奴鸡拜年》^①为例，展示如何用脉络辨析法分析和理解语义异常的话语（见表2）。

^① 侯马：《匈奴鸡拜年，在额济纳的一个书面演讲》，沈浩波主编：《向平庸宣战：汉语先锋》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95页。

表 2 《匈鸡拜年》中异常话语的理解流程

诗作内容	凸显脉络	具体连贯内容
大年三十 同事帮我挂一幅油画 临行我送他北京年糕 他坚辞不受 除非我接受他的匈鸡	1. 意脉	说明事情发生背景：我想送同事北京年糕以表感谢，但他非要我接受匈鸡。
	2. 情脉	同事帮我挂了一幅油画，我想要用北京年糕感谢他。
我问他什么匈鸡 他回答就是当地匈鸡	1. 语脉	我不明白匈鸡的匈是哪个“xiōng”。
	2. 意脉	同事为我解释匈鸡是他家乡的一种特产。
我说雄鸡是不是就是公鸡 他说就是匈鸡 我是不是凶鸡 也叫野鸡	1. 理脉	我猜同事有口音，匈鸡有可能是雄鸡，也就是公鸡。但他否认。如果没有口音，就是凶鸡，和家养鸡对比起来，匈鸡可能是性情凶猛的野鸡。
	2. 意脉	我对匈鸡进行了猜测与相应的解释，同事也给出了回答。
	3. 语脉	雄－匈－凶。
他说不是 内蒙匈鸡 我实在好奇 跟他去看了小车后备箱 原来是内蒙古熏鸡	1. 理脉	同事对公鸡和野鸡的猜测都予以否认。在打开后备箱后终于看到匈鸡是可以吃的熏鸡。
	2. 意脉	同事解释道：熏鸡是内蒙古的一种特产，他想用熏鸡作为年糕的回礼。
	3. 语脉	匈－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通过对上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考察杂脉连贯就是考察话语双方连贯因子库中的各种连贯因子是如何参与话语互动的。在理解语义异常话语时，需要综合考量语脉、意脉、情脉、理脉多重维度，这一认知过程呈现明显的动态化特征。

异常话语之所以具备研究价值，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语言创新的一种尝试。它们通过奇特的句子结构和非常规的语义组合不断探索语言表达的边界，从而促使读者重新审视对常见词语（如“名字”“玫瑰”“精准”）的理解以及对常规认知和思维模式（如“锅煮饭”）的突破。通过这些看似违反常规的表达方式，作者力图引发读者对语言本身的深入思考，进而拓展语言在表达情感和描绘想象情境方面的可能性。

四、结语

正如拉什·里斯（Rush Rhees）所言，话语在实质上是“共晓性”的联合，而不是形式或规则的联合。^①换言之，包括异常话语在内的任何一种话语形式既是通向共晓性的一种途径，又是生活形式或各种话语可能性的具体呈现。异常话语作为突破现实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其可理解性取决于对话语多层次复杂脉络的把握，关键在于使话语双方在凸显的脉络层面上追求话语最大的共晓性。

陈嘉映在《语言哲学》中指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②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是语言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它离不开对语言的具体使用，而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有正常与异常之分。异常话语展现的创造性连贯有助于推动我们对话语理解本质性的深入探讨，进而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重要启示。话语理解研究不仅是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课题，而且是人机对话的重要研究内容。^③在探索如何检测与提高人机对话的连贯程度与质量这一问题上，脉络辨析法的理论框架或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参见 Rush Rhees, *Wittgenstei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245。

②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 页。

③ 参见杜世洪：《连贯与理解：他心语境和语义连贯的语言哲学研究》，九州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44 页。